

參

古史論

涉史隨筆

龍川酌古論

三國紀年

龍川問答

古史論

史論彙函甲編第五

宋蘇轍撰

三皇

孔子刪詩及書起於堯舜授契之際。以為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詳矣。至司馬遷紀五帝首黃帝。遺犧農而黜少昊。以為帝王皆出於黃帝。蓋紀其世非紀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黃帝本神農之後少典之子。神農豈非五帝世耶。蓋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敘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然而不紀。後世皆以遷為非者。

五帝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莊子蓋寓言焉。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典職。十數年。然後授政。傳天下若斯之難。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猶欲殺舜。余考之書。豈有不順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蓋稱舜曰。變變齊莊子稱亦允若。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豈其已用而欲殺之哉。孟子又曰。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禹崩。朝覲。幾亡者。不之益而之啟。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舜禹已行天子之事。及其終而避之。何哉。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

夏

聖人之於天下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它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殷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

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縈縛之禮和柔馴投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操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戾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駁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暴戾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草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殉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

欲違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周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鋤土墼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君子有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高法也

秦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

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翟雖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怛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非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肖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為眾，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脩德以來天下。彼將強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秦始皇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

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壞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借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捲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復其用，豈非惑於其民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強反。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錄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吳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者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僖元年書楚人。

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闔廬之後復亡而不救。勾踐之後因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齊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許無異。夫陳平賈許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死。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妨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如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繼。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

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帥未能牧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說。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遂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燕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靈伯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

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管蔡

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陳杞

杞宋皆天子之事。何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於夷。無足言者。

衛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父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仇壽勇於義。惜其

不為吳太伯而陷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返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為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耶。蒯聵行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於其人也。春秋書曰。晉趙盾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宋

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於泓。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弱小國。至使邾人相鄆子於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杯水勝與薪之火。悲夫。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姜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

以敗。山外。通。屬。於。文。公。後。文。公。除。起。而。收。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而。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懿。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敗。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樂。麇。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徹。不。戰。而。去。如。瑩。可。謂。知。用。兵。矣。

楚

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刼。嬰。兒。彤。王。又。誘。而。執。之。成。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可。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天。命。之。不。借。如。此。而。可。誣。也。哉。

越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主。而。實。飲。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卑。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懼。無。闇。問。之。知。而。有。夫。差。之。患。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

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秦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建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鄭

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於鄆。而邱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忮心發於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三帥諸侯以辭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晏李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趙

趙之失計。未嘗亡也。孝武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

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約。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魏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或田子方。段干和佩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敢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國當然哉。

田敬仲完

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欲約不能期年以壞眾志之

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自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晉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服及速而王建喻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玳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冠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其知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與。

伯夷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殺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於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晏嬰

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威公其所成就當如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卻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老莊申韓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
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
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器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
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
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達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
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妙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為
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此和莊子之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垂而罵曰肆也不加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
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
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
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
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好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
而責實操空殺之術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
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入君據法術之
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